



中国艺术学文库

LIBRARY OF CHINA ARTS

总主编 仲呈祥

《穆天子传》的文化阐释

方艳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中国艺术学文库

LIBRARY OF CHINA ARTS

总主编 仲呈祥

《穆天子传》的文化阐释

方艳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ac.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穆天子传》的文化阐释 / 方艳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190-0856-7

I. ①穆… II. ①方… III. ①笔记—中国—先秦时代

②《穆天子传》—研究 IV. ① K224.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7599 号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资助项目

中国文联文艺出版精品工程项目

《穆天子传》的文化阐释

著 者: 方 艳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朱彦玲

复 审 人: 邓友女

责任编辑: 王 斐

责任校对: 俞武松

封面设计: 马庆晓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682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wangf@clapnet.cn

印 刷: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装 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856-7

定 价: 45.00 元

《中国艺术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

于润洋 王文章 叶 朗

邬书林 张道一 靳尚谊

总主编

仲呈祥

《中国艺术学文库》总序

仲呈祥

在艺术教育的实践领域有着诸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单科专业院校，有着诸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等综合性艺术院校，有着诸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综合性大学。我称它们为高等艺术教育的“三支大军”。

而对于整个艺术学学科建设体系来说，除了上述“三支大军”外，尚有诸如《文艺研究》《艺术百家》等重要学术期刊，也有诸如中国文联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等重要专业出版社。如果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架设了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中军帐”，那么这些学术期刊和专业出版社就是这些艺术教育“三支大军”的“检阅台”，这些“检阅台”往往展示了我国艺术教育实践的最新的理论成果。

在“艺术学”由从属于“文学”的一级学科升格为我国第13个学科门类3周年之际，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朱庆同志到任伊始立下宏愿，拟出版一套既具有时代内涵又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艺术学文库，以此集我国高等艺术教育成果之大观。这一出版构想先是得到了文化部原副部长、现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同志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现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邬书林同志的大力支持，继而邀请

我作为这套文库的总主编。编写这样一套由标志着我国当代较高审美思维水平的教授、博导、青年才俊等汇聚的文库，我本人及各分卷主编均深知责任重大，实有如履薄冰之感。原因有三：

一是因为此事意义深远。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中重要一脉当为具有东方气派、民族风格的艺术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中国艺术。从孔子、老子、庄子到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再到朱光潜、宗白华等，都留下了丰富、独特的中华美学遗产；从公元前人类“文明轴心”时期，到秦汉、魏晋、唐宋、明清，从《文心雕龙》到《诗品》再到各领风骚的《诗论》《乐论》《画论》《书论》《印说》等，都记载着一部为人类审美思维做出独特贡献的中国艺术史。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因此，我们出版这样一套文库，就是为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以哲学精神为指引，以历史镜鉴为启迪，从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体系。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是马克思深刻阐明的人类不可或缺的与经济的方式、政治的方式、历史的方式、哲学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并列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因此艺术学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是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须。艺术学文库应运而生，实出必然。

二是因为丛书量大体周。就“量大”而言，我国艺术学门类下现拥有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五个“一级学科”博士生导师数百名，即使出版他们每人一本自己最为得意的学术论著，也称得上是中国出版界的一大盛事，更不要说是搜罗博导、教授全部著作而成煌煌“艺藏”了。就“体周”而言，我国艺术学门类下每一个一级学科下又有多个自设的二级学科。要横到边纵到底，覆盖这些全部学科而网成经纬，就个人目力之所及、学力之所逮，实是断难完成。幸好，我的尊敬的师长、中国艺术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

于润洋先生、张道一先生、靳尚谊先生、叶朗先生和王文章、邬书林同志等愿意担任此丛书学术顾问。有了他们的指导，只要尽心尽力，此套文库的质量定将有所跃升。

三是因为唯恐挂一漏万。上述“三支大军”各有优势，互补生辉。例如，专科艺术院校对某一艺术门类本体和规律的研究较为深入，为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建设打好了坚实的基础；综合性艺术院校的优势在于打通了艺术门类下的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设计等一级学科，且配备齐全，长于从艺术各个学科的相同处寻找普遍的规律；综合性大学的教育依托于相对广阔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背景，擅长从哲学思维的层面，提出高屋建瓴的贯通于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学的一些普遍规律。要充分发挥“三支大军”的学术优势而博采众长，实施“多彩、平等、包容”亟须功夫，倘有挂一漏万，岂不惶恐？

权且充序。

（仲呈祥，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总编辑。）

目 录

001 / 引论《穆天子传》——介于文学与历史之间

005 / 第一章 《穆天子传》研究史回顾与前瞻

008 / 第一节 《穆天子传》国内研究简述

025 / 第二节 《穆天子传》国外研究简述

034 / 第二章 《穆天子传》——以河伯水神信仰为核心构筑的政治神话

036 / 第一节 穆王之巡的政治性——论《穆天子传》的成书背景

055 / 第二节 水神信仰的衰落与中兴——《穆天子传》的成书主旨

083 / 第三章 神圣的国王——玉石之寻

086 / 第一节 穆王之路乃玉石之路

105 / 第二节 神圣的国王——论穆王的“神巫化”特征

124 / 第三节 巫王之玉——西周玉文化的历史回归

134 / 第四章 超越二元的世界——《穆天子传》的生命观念

136 / 第一节 赤乌与青鸟——寻找永恒的世界

153 / 第二节 玉女瑶姬——失落的永生之梦

181 / 结论 论原型意象在《穆天子传》中的意义呈现

186 / 附录 穆王出行简表（一至四卷）

223 / 附录二 《穆天子传》中“白鹿祭”释义——从《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文献之误说起

229 / 附录三 “穆天子见西王母”题材汉画像辨析

240 / 参考文献

引论《穆天子传》——介于文学与历史之间

《穆天子传》原为西晋初年汲郡魏墓出土的奇书之一种，可以说是最早的关于先秦简牍整理研究的成果。这批简书，包括《竹书纪年》在内，不幸在宋代大多已散佚了，惟有这部《穆天子传》能够流传至今，其弥足珍贵的价值不言自明。但自面世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一本非常奇特甚至神秘的书，《穆天子传》的身份面目，一直是它的研究者们试图解答的难题。

首先，《穆天子传》的文化阐释也必须面对《穆天子传》性质定位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本文写作之由来。《穆天子传》真实性问题需要在两个层面上讨论，即：《穆天子传》所记穆王西巡之事的真实性与《穆天子传》为西周史录的真实性。对于第一个层面的疑惑，目前应该说已经有比较肯定的答案。《左传》等文献记载中对于穆王之巡，尽管是批评之声，但也可以证明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穆王之巡的真实性是可靠的。而从《穆天子传》接受史来看，越是早期，信以为实的声音就越洪亮。而越往后，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否定之声就越来越响亮。但后世持怀疑论者，也无法回避其在记叙西周史实方面的准确性。现代学者借用西方文体学的神话、小说概念来界定《穆天子传》，反而使得这个问题的解决陷入困境。并且从逻辑上说，时间越久远，记忆越模糊。艾利亚德说：“对一个历史事件或是一个真实的人物的记忆，在民众的记忆中最多能维持两三百年，这是因为群众的记忆力难以保持个别的事件与具体的人物。”^①并且，《穆天子传》所载穆王的大臣毛班，见于周穆王时代制作的班簋铭文中，有学者提出：“我确认其对中国原始社会的情况有所说明。”^②从陕西扶风大型西周

① Mircea Eliade, *The Myth of the Eternal Return*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W. R. Trask), New York, Pantheon Book, 1954, p.43.

② 吕振羽：《史前中国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墓葬的发掘等新的考古资料来看，穆王西巡至西王母之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穆天子传》作为记事之书，至少可以肯定它反映了西周前期的这种历史文化背景。

对于第二个层面的问题，笔者倾向于认为《穆天子传》是以周穆史官的记叙为基础，至于它的完善、定型则有可能是稍后的事情。当然，在近两千年的流传过程中，仍难免存在文本的缺失错讹与删改的现象。而其真幻结合的叙事特征完全符合“神话历史”的逻辑。穆王时有记史之官，《竹书纪年》曰：“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记》。”^①穆王之“征巡”作为重大的君王之事，被当时的史官记载下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通过文本细读，可以追寻到其早出的一些迹象。其一，从文化变异性的角度来看，它反映了游牧文化时期的英雄理想，而不是农耕文化时期的帝王典范。其二、从其语言来说，重复的表述是《穆天子传》语言的一大特点，以“爰有”、“膜拜”为标志的不断重复的语词反映了《穆天子传》创作的早期特征。其三、对于《穆天子传》与《山经》中“金、玉”概念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穆天子传》的写作至少应早于《山经》。应该说，对于《穆天子传》作为史书的真实性之怀疑源于其记叙之人、事的荒诞。从《穆天子传》的思想内容来看，确实充满了巫幻的色彩。此书中对于穆王形象、行为的描述，也确实存在着将其神化的倾向。这种“神化”现象的产生，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客观的原因。在文明初期或者说童稚时期，人们不可能以所谓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来记史、记事。生产力水平、文明发展的程度决定了初民认识世界的方式只能是“神话世界观”。所以即便《穆天子传》的作者意在“记实”，也很难避免想象的成分。这个想象不是文学虚构性质的想象，而是由于当时人们思维意识的局限性所决定的理解与表达世界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将《穆天子传》定义为神话。而后人以之为“幻”，也是因为先民意识世界中的真实与现代人所以为的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后人以之为“真”，则是因为在这种看似荒诞的表述中，仍然可以发现非常真实的思想情感。二是主观的原因。将国王（或本民族的文化英雄）神圣化的情绪，本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在

^①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下，见方诗铭、王修龄辑录：《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页。

蒙昧时期。再联系穆王时期特殊的政治背景来看，如果《穆天子传》是作为权力话语表达的政治文本、王者之书，那么，它的作者也可能具有虚构的主观意图。

其次，《穆天子传》的文化阐释将如何进行？这涉及到阐释的可能性与方法的问题。

在近两千年的文化背景中，《穆天子传》的国内研究走的是所谓国学研究的道路，即以笺释校注为主要方法。在文字训诂和史地考证方面，前辈学人做出了非常令人敬佩的扎实工作。近两百年来，《穆天子传》的国外研究也渐有值得重视的成果呈现。国外研究者中有一部分学者，比如日本学者小川琢治和国内研究者的道路还是相仿的。但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研究者在观察视角和阐释方法上面，表现出了与国内研究者之间较大的不同。但遗憾的是，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在阐释文本所反映的文化现象与其语境之间的关系之时，往往很难深入探讨，而本土学者虽然具有这方面的天然的优势，却可能更习惯于以传统的思路来切入《穆天子传》研究，所以在国外研究和国内研究之间存在一个空白或者说可以交叉的地带。但究竟要如何承续本土研究之传统，并在此基础上适当借鉴国外研究者新的阐释理论、方法来解读经典文献？其难有三。一、这需要建立在准确而恰当的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由文本的误读而来的只能是无效阐释。二、这需要建立在对于本土文化精神的充分理解与把握之上，不可以西度中。最后，还需要调整阐释者的现代视野与文本的历史存在之间的距离，不可以今度古。

《穆天子传》的文化阐释还需要把握一个原则，即变与不变的关系。三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从“变”的眼光来看，必须把握《穆天子传》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穆天子传》作为一个文化文本它所表现的一切人的思想、情感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它的记叙与其它存世文献之间的同与异，以及产生的原因，也是阐释的张力之所在。本书对于《穆天子传》文本的阐释中，强调对主人公穆王形象的分析。这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褒贬的问题。从接受史的角度看，其它传世文献对于穆王之政的负面评价与《穆天子传》中对穆王形象的正面塑造之间产生了很大反差，需要追问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第二点

是穆王作为巫之身份特点的疑问。穆王的原型之所以在后世颇遭质疑，与《穆天子传》中表现的穆王近巫的特性应该说是相关的。这要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分析，这种现象的出现，它是否具有逻辑性？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从不变的角度来看，人类对于财富、权力、爱情和生命的追求是亘古不变的主题。而“为了理解流行至今的神话人物的全部价值，我们必须懂得，他们不仅是无意识的表现，而且控制和规定了某些精神原则的陈述，这些精神原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始终保持不变，如同人体本身的形状和神经系统一样。”^①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关于人类生存和我们自身的永恒事实，却永远无法轻易改变。《穆天子传》作为一个文化文本的永恒魅力正在于它陈述了某些在人类历史上始终保持不变的精神原则，这也提供了《穆天子传》的文化阐释的一个基点。《穆天子传》的文化阐释，以穆王之路为主要线索，分三个部分展开，解析穆王之路的真实内涵，探寻穆王的西巡东进，这种“在路上”的状态中所包含的某些历经千年、我们仍然可以与之共鸣的情感和观念。

最后，《穆天子传》的文化阐释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穆天子，不仅是一位罕有其匹的神奇的国王，更是一位亘古少有的传奇英雄，在标榜中庸平和价值观的儒家文化背景中，他的存在，具有独特的魅力。《穆天子传》不仅因其文体学的开拓性意义而在中国文学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更因其包孕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如何通过分析其中所反映的知识、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文化制度、历史情境、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再以人类学“内部理解”的视野，还原其产生的原语境，“解释和说明人类生活的必然经验及其永恒循环往复的悲哀与欢乐”^②，是在知识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下，《穆天子传》的研究者所需要关注的新问题。

① Joseph Campbell,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Meridian Books, Bollingen Series no.17. New York.p.257.

② [瑞士]荣格，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8页。

第一章 《穆天子传》研究史回顾与前瞻^①

导 读：国内关于《穆天子传》的研究，较重要的始于清人孙诒让、黄以周、龚自珍。民国期间研究者众多，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一个研究高潮。如张公量、顾实都有系列研究问世，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建国后的第一个三十年中，研究成果数量上虽不多，但顾颉刚、王范之以及台湾学者卫挺生等人的研究可以说开了一个《穆传》研究的新局面。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后，《穆传》研究阻滞于《穆传》性质等关键性问题，进展缓慢。《穆传》之国外研究与国内的研究之间有密切关联，这是应被重视而少有提及的。其中欧美学者如法国学者雷米·马迪厄和林恩·波特等人，以及日本学者小川琢治等做了重要的工作。

本章分为《穆天子传》的国内研究和国外研究两个部分。

一、《穆天子传》的国内研究从研究现状来看，其核心问题是它的性质研究。如果以民国为界，分两个时期进行梳理可以看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民国前的历代著述中出现了三种观点。或以之为信史、实录，这种观点始于隋。或以为别史、传记，这种观点始于宋。或以之为小说、传奇，这种观点始于明。在民国以前，对《穆天子传》的性质认知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对其文体性质的不确定性。二是对其文体的界定存在一个从“历史说”到“虚构说”的大致发展趋势。

民国至今近百年的研究当中，对《穆天子传》性质的讨论基本上没有超出前人的范围，只是在具体的论证方面做得更细致、更深入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种观点。

^① 自郭璞以来，校注《穆天子传》者甚众，一般以洪颐煊本（郑尧臣辑《龙溪精舍丛书》翻天津馆本）为最善，本文所引之《穆天子传》原文据此本。

以《穆天子传》所记载为史实的观点中，又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穆天子传》确是西周史官所作的“信史”、“实录”。其中代表性的研究者有顾实、丁谦、岑仲勉等人。另一种意见则是认为《穆天子传》所记的穆王征巡情况乃是真实的历史记载，但未必是西周史官作成的，也可能是周以后时期的追叙。这里面也可以分为“游记”说和“史料”说。

而以《穆天子传》所记为虚构的观点中，存在比较复杂的情况。这个虚构分为两层意思，一是指《穆天子传》所记并非西周的历史，但它可能反映的是战国时期或之后的史实，只不过是假托了西周穆王时期这样一个历史叙事的空间，它的成书时间被从战国推迟到汉代以后。二是指《穆天子传》从根本上说就是以虚构想象形成的一个文学作品，它的文体性质应该被定义为小说或者神话。就“小说说”而言，研究者们试图将之更细致地分为：神话小说和历史小说。但这种分类本身显然是有问题的。何谓历史小说？大家的定义并不一致，也因此引起了更多的争执。除此之外，对《穆天子传》的小说性质，还有众多的分类，如“杂传小说”、“传记小说”、“志怪和神魔小说”等等。同样，“神话说”的表述又与历史、小说难分难舍。随着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萨满因素的逐渐认识，也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穆天子传》。除神话说、小说说以外，还有史诗说等提法，不一而足。

与《穆天子传》的性质问题相关联的应该还涉及到穆王原型及其征巡目的等问题。穆王的原型是谁？这对于持历史说的研究者来说，不成问题，自然就是西周天子穆满。而持虚构说的学者，则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值得一提的有“赵武灵王说”、“中原商人说”、“汉武帝说”、“神巫说”等等。由于对《穆天子传》性质的认识不同，对穆王征行目的、路线的真实性也有相应的争议，由此也导致了他们在研究思路方面的差异：有的学者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考证穆王征巡路线；有的学者则是完全从想象地理、神话地理的角度来解释穆王征巡路线。

《穆天子传》从被发现到现在，两千年过去了，它的性质研究作为《穆天子传》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应该说阻滞了《穆天子传》研究的进一步展开。那么，在现阶段，是否可以暂时不再执

迷于对《穆天子传》的文体性质作勉强的人为判定，而是去思考《穆天子传》这种在神话与历史之间存在的状态是如何形成的？这个新的思路或许有助于揭开《穆天子传》亦真亦幻的这层迷雾，并有可能在此基础上理解其反映的文化心态和时代精神之“真”。

二、《穆天子传》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奇异的标本，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国外学者的注意。尤其是在近两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中，《穆天子传》的研究被纳入了多元文化视野，这其中较重要的有欧美学者和日本学者的研究。

大体上来说，《穆天子传》的国外研究，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

自十九世纪末到上个世纪前半期为缓慢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国外研究有两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一是文化阐释的失效；二是文化阐释的失态。前者可能更多地反映了文化交流的初期症状，由于缺乏相互的了解而导致的文化误读，而后者应该说更多地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

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紧张的民族情绪渐渐缓解。在更为从容的心态之下，国内《穆天子传》研究的重点由种族民族问题、史地问题转向对《穆天子传》文学文化价值的探讨。同时期的国外《穆天子传》研究不仅与之相呼应，并且往往能够不断地切入新的视角，也因而使得国内外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有效的文化交流与对话的良好局面。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呈现出两个比较明显的特色：一是《穆天子传》作为虚构的文学作品的性质随着其研究史的发展而越见重视；二是跨学科的研究视角的引入。比如御手洗胜、雷米·马迪厄、德博拉·林恩·波特等学者即是从宗教学、神话学与社会学的多重角度对《穆天子传》展开了独到的分析。

总体而言，从心存芥蒂的文化冲突到有效的文化交流，《穆天子传》的国外研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时代背景和学术氛围的变迁。而《穆天子传》国外研究的新思路对于国内研究者也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它提醒后来的研究者在跨学科比较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的应用方面，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努力。

第一节 《穆天子传》国内研究简述

一、《穆天子传》的性质问题研究

从研究现状来看,《穆天子传》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它的性质问题。《穆天子传》:历史还是虚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态。^①

在追本溯源之后,不难看出后人对其真实性的困惑应该是源于文本内容的所谓“荒诞”。荀勖《上穆天子传序》中是这样说的:

其书言周穆王游行之事,《春秋左氏传》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将皆使有车辙马迹焉。”此书所载,则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盗骊绿耳之乘,造父为御,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与《太史公记》同。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虽其言不典,皆是古书,颇可观览。

首先,荀勖认为它所记确实是“穆王游行之事”,并且是“古书”,对于它作为“史录”的文本性质并其成书时间应该是没有怀疑的。但是又说它“不典”,也就是认为其文字表述方面有荒诞之处。郭璞在《注山海经叙》中也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左传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车辙马迹焉。”《竹书》所载,则是其事也。而谯周之徒,足为通识瑰儒,而雅不平此,验之《史考》,以着其妄。司马迁叙《大宛传》亦云:“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源,恶睹所谓昆仑者乎?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书》不潜出于千载,以作征于今日者,

^① 在本文之前,也有研究者试图对《穆天子传》性质做出总结。靳生禾以为:“隋唐时期认为它是专记君王言行的,宋明多谓杂史别传;清人则多以文学小说看待,近代多以地理视之。窃以为确切的说法应是托古游记。”(靳生禾著:《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王洪涛认为:明代以前“史书说”成为共识。明清之际由史而子,“小说”说崭露头角。清时“疑古”说浮出水面,近代出现真伪之辨,引出成书年代的争论。(王洪涛著:《〈穆天子传〉性质研究综述》,《社科纵横》,2002年第4期,第53—55页。)这种历时的梳理当然是有益的,只是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